

圣·洁·的·自·塔·

刘 祖 培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5

圣·洁·的·白·塔·

刘祖培
云南人民出版社



B. 094564

I247.5
1310

3

BK69 Y26

责任编辑：唐振华
封面设计：鞠洪深

图

圣洁的白塔

刘祖培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6⁸。字数：110,000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

统一书号：10116·1009 定价：0.92 元

内 容 提 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名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被派到紧邻国境的“孤岛”，从一个被迫害的老农垦手中接受了一片橡胶林。在艰难的境况面前，他们各自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两个青年想方设法离开了“孤岛”，只有鲁春寒孑然一身，惨淡经营。残酷的现实毁灭了他的爱情和生活信念，继而他崇敬的老农垦又被夺走了生命，鲁春寒一度堕入了悲观失望、痛不欲生的境地。是热情纯朴的傣族姑娘玉叶和傣族乡亲，给了在困苦中挣扎的鲁春寒无比温暖与支持，使他重新树立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小说通过并不复杂的故事，集中刻画了知识青年鲁春寒曲折复杂的内心世界。沿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中形象、自然又细致地描绘了西双版纳的美丽风光，展现了傣族人民特异的民族风土习俗。可以说，这也是一部风光小说，读来别具一番情趣。

· 目录 ·

- 一、傍着界碑，你要再思索…… 1
- 二、小屋的灯光，是看穿黑夜的
一只眼睛…… 6
- 三、不参加泼水节的人，算不得
到过西双版纳…… 19
- 四、自愿充军来孤岛的“林冲”
…… 43
- 五、绵延的车辙，可是历史留下
的两条古老航道…… 63
- 六、象白云一样悠闲的日子，也
象白云一样地缺少血色…… 86
- 七、当树叶儿发黄的时候……107
- 八、想要变成蚂蚁的“蠢汉”……134
- 九、神秘的不是果实，而是傣家
姑娘的心……160

- 一〇、山鹰只有折断的翅膀，没有
返回的路程……………189
- 一一、白塔沐浴在蓝天的大海里，
才显得更加圣洁……………217
- 一二、竹楼——生命的摇篮……………237

一、傍着界碑，你要再思索

一步，只要再往前走一步，他便要跨出祖国的疆土，走向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去了……

但是，当他那呆滞的目光，投向身旁立着的灰色的国界碑时，心头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已经抬起的右脚，又迟疑的缩了回来。

“唉——！”

在一声长长的孤零零的叹息声中，他傍着界碑颓然地坐下来，把一头乱蓬蓬的长发，贴在冰凉的水泥桩上。紧闭双目沉思了几分钟，又睁开那双饱含忧戚和悲哀的眼睛，把呆滞的目光投向天空，投向山野，投向身边这片他朝夕相守了整整五个年头的土地。

天空，残阳消隐，暮云低垂。一群群归飞的雀鸟，乱纷纷地从云层中穿过，不时抛下一声声追赶同伴的焦急的呼唤。山野笼罩在一层紫色的薄雾中，朦朦胧胧，混混沌沌，映衬出一种难言的寂寥和悲凉……只有身边这片土地

——这个被叫做“国境线上的孤岛”的小小的垦殖区，尚能带给他一丝温暖。起伏的山丘上排列得象队伍一样整齐的橡胶树，林冠相接，绿叶婆娑，在晚风中交头接耳地谈着悄悄话，紧挨着界碑生长的那株躯干特别粗壮、冠盖特别肥厚的0001号橡胶小母树，挥动着只有三个指头——三片树叶——的一只只手掌，深情地不断向他招唤着：

“别走吧，别走吧，别走吧，别走吧……”

他舍不得这些三叶树。尽管目前“孤岛”上只有他这个“鲁滨逊”；尽管这里是一条没有设防的边界；尽管雾霭朦胧，无人监视，更无人来追踪；尽管一甩手便出境去的不只一个人。但他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啊！傍着界碑，他还要思索、再思索……

唉唉，这里使他留恋的东西太多了。五个春秋，五个寒暑，他年轻的脚印，踏遍了这“孤岛”上三十多亩橡胶幼林地；他辛勤的汗水，遍撒在这一千多排树行间；一点点一滴滴被这贫瘠的泥土所汲收，化成了养分，肥了这儿的土，壮了这儿的树。如今，日见粗壮的树杆内，雪白的胶乳正在乳管内生长，只待来年开春，便可开刀试割了。来春，也许大地母亲

的奶汁，喂养的仍将是一个乱烘烘的世界，山野间展现的还会是一页颠倒了的历史。但如果他也这样甩手一走，便能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吗？没有人管理的橡胶树，会不会象没有母亲的孤儿，它们还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吗？

是的，失去母亲的孤儿所过的凄苦的日子，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的；而他，正是一个刚刚失去母亲不久的人。母亲活着的时候，纵然相距千里，他总还有一个飞回去的窝，总还有一点故乡的希望，一点梦魂的寄托。而且从那遥远的城市每月必寄来的一封家信上，总能体味一次母爱的温暖。可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不会再有鸿雁飞来，也不会再有梦魂归去。他无法忍受这人生的打击，他在胶林里狂奔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决然向界碑前走过去的。但他并不明白自己要去追求的是什么，只是想离开这里，去到一个不为熟人知晓的地方，去埋葬自己的痛苦；同时，也埋葬那该死的爱情。

他太不幸了！

昨晚刚刚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今早又接到潘飞的来信。那个和他相爱了多年的姑娘，

竟然背叛了他俩的海誓山盟，跟着一个花花公子远走高飞，不仅声言要留在城市永不返回农场，而且还给他写来这样一封虚情假意的信，用眼泪和谎言要求他把她忘记……

这也是使他愤怒，使他发狂，并促使他出走的重要原因啊。

“呸！死不要脸的骚货！喜新厌旧的烂尸！油头粉面的潘金莲！”

他把能想到的咒骂坏女人的脏话，一古脑地随着唾沫星子从口中吐出来。他从衣袋里掏出潘飞写来的那封信，咬咬牙，想把它撕得粉碎。

“蠢汉——蠢汉——”

一声急切的呼唤从胶林里传来。

这是在喊他的；而且那喊叫他的人，正在四处把他寻找。他立即从界碑前立起身，躲到0001号小橡胶母树后面，迅速把还未来得及撕毁的那封信；藏进了衣袋。

“蠢汉——蠢汉——”

喊声越来越近了。薄暮中，一个傣族姑娘苗条的身影出现在界碑前面，面对着异国，在空旷的山野里，悲切地声声呼唤着：

“你跑到哪里去了呀？蠢汉！回来吧，回

来吧，回来吧……”

他紧紧贴着树身，牙齿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但还是硬着心肠，不回答一声……当他最后终于忍不住想应声时，界碑前已看不到那个苗条的身影了。

“唉！”

他颓然地往树下一坐。随即，又触电似地跳了起来。

呵！他竟然坐到一个坟草青青的土塚上去了。这坟，是他用双手垒起来的。黄土下，埋着一个无罪的罪人，一个他最为敬仰的老农垦。他——老场长林海涛，也是在他最需要关怀、开导、支持和温暖的日子里，离他而去的呵。

“老林呀！”

他返身扑在坟头上，把一腔悲愤和两行泪水全洒在青草叶间，放声嚎啕起来：“你为什么那样快便走了呢？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几片黄叶从树梢上飘落下来，盖在他侧着的消瘦的脸颊上，但他却一动也不动。

虚弱的身体和过度的悲痛，使他昏迷过去了……

二、小屋的灯光，是看穿 黑夜的一只眼睛

他翻了一个身，醒来了，仰起那颗头发蓬松的脑袋，痴呆地望着窗框上悬吊着的那盏不太明亮的小马灯。头发很长了，他已经整整四个多月没有理过发——自从老场长林海涛死后，他除了近乎麻木地照例到树林里巡视、锄草之外，对自身的管理，早已懒无心肠。他的目光是悲凉的，但他那双饱含悲哀的眼睛，却隐藏在一对浓黑的剑眉下面，就象泉孔隐藏在山蔓下一样不易被人查觉出来。他那端正的鼻梁下已草芽似地长出些茸黑的胡须，使他那稍显大了点的嘴巴也不是那么太阔、太显眼了。多年来，在亚热带阳光的照射下，他原本白净的皮肤已被大自然涂上了一层棕黑的颜色；但这却又给他增添了一种男子汉刚毅的美。加上一米七的个头，肩宽膀圆的身架，他这个二十六岁的老“知青”，是有着英俊青年的那种迷

人的外表的。

“我怎么又回到这小屋里来了呢？”

对这座树立在密密的橡胶林中的孤独的小屋子，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知道它屋顶上盖着几块草排，房梁上担着几根椽子。在和他同屋的金辉煌和隔壁的潘飞走了以后，他躺在这空空的小屋，不知把那些草排、椽子数过了多少遍。象蜘蛛丝织网那样，他每数一遍草排和椽子便在心头缠上了一层愁绪。如今，在对面那张空床上，还扔着金辉煌没带走的一床破垫子和一个小木箱；尽管垫子里的攀枝花已被老鼠拖得满屋皆是，尽管木箱上已出现了白蚂蚁新筑泥路的痕迹，他也不屑去动它们一动。但对于隔壁那间小屋，也却不允许它现出半点破败的样子。那房间原先是没有的，是他们三人来到这“孤岛”之后，老场长特意为女青年潘飞搭盖的。出入那间屋的门是单独开的；但为了联系方便，在两屋之间的板壁上又开了一个小小的方窗口，同时给两间小屋输送光亮。现在，人去屋空，他干脆把这扇小窗扩大成一道门，为的是可以随时走进潘飞住过的那间屋子，掸去屋顶下结起的蛛丝，拔除床底下长出的嫩草，拂去竹床上斑斑点点的从房顶上掉下来

的尘埃……潘飞走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在墙上留下了一面小圆镜，他每天早晚总要用手绢为它擦去灰尘。今天则是个例外的日子。潘飞既然已无情地割断了爱情的线，还有什么必要再去拂拭那面在他想象中总有一天能再映出他俩的笑影的镜子呢？

“应该把它砸烂，或者扔进达洛河里去！”

他一个趔趄从床上爬起来，刚冲到那道由窗子改成的门洞前，不由又愣住了。

镜子里明明白白映照出一张姑娘的脸。

“是潘飞吗？是她故意用信戏弄我，而人却悄悄地回来，想给我一个意外的喜悦吗？”

在一愣之后，他再往镜子里定睛一看。

哦！不是潘飞。潘飞那白净的瓜子脸上，长着一对弯弯的眉毛，两只细细的眼睛，一个圆圆的鼻子下配了一张小而红的嘴，而且在右边嘴角有一颗黑菜籽似的美人痣，每当她启唇一笑，衬出那口糯米细牙，实在迷人。现在映入镜子里的面孔，也是美的，但却是另一种粗犷的美。眉是弯的；却不是细细的淡淡的两抹，而是象用眉笔加工涂染过一般地浓黑。一对大而亮的眼睛亮得象黎明前的晨星。毕直的

鼻梁，把一张白里泛红的脸匀称地分成了两半，鼻头微微上翘，但翘得又恰到好处。嘴象刚刚采下还带着露珠的菱角，略往上勾的嘴角，似乎随时都在发出格格的笑声。美中不足的是那藏在嘴角里的一颗银牙，每当他一瞅见那银牙的闪光，心中便会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不悦。他也知道这是傣家姑娘的一种美的装饰，但一看到银牙，他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某部书里描绘的那种厮混于青楼的女人。也许正是为了这一颗假牙吧，他才一直回避着她。

可是现在，当他处于绝望的时候，不正是她——波岩爷爷的孙女儿玉叶，那个从他们上“孤岛”的第一天起，便一直改不过口来地把他叫作“蠢汉”的傣家姑娘，到林地里寻觅他，又把他从国界碑旁背回来的吗？

他并没有注意到她在那间屋子里支起了三块石头，在石头上放了一个小土锅，在土锅下燃了一堆火，在为他熬着糯米稀饭。他只是怔怔地盯着悬吊在门框下的那盏小马灯，眼里溢出了若隐若现的泪花……

六年来的知青生活，这一下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那生活的第一页是从哪里翻开的呢？对，也是在这一盏光焰如豆的灯下——不过不

是这胶林里的马灯，而是在一盏十五瓦的电灯下……

“好了。穿上试试吧，小寒！”

妈妈缝完肩头拉链的最后一针，将一件翻新的毛衣递给他，敦促说。

鲁春寒望着妈妈在灯光下愈见瘦削的面孔，顺从地把毛衣从头上套下来，嘴里却有些嗔怪地说：

“妈呀！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天气热得死人，哪里用得着穿毛衣？你身体不好，白天要喂猪，晚上还要为我熬夜织毛衣。何苦嘛？”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再热，也难免有个冷的时候。”

妈妈扯衣角，拉袖子，在儿子身边忙碌着。衣服很合身，这足可补偿她几个不眠之夜的辛劳了。

“小寒！瞧你都长得和爸爸一般高了，你爸要是能活着看见你，该有……”

“妈！你别提爸爸。”

儿子粗暴地打断母亲的话，恨恨地说：
“我不愿姓他的姓，也不要他给我起的名字。”

我在上山下乡的登记表上，填上了个新的名字，我要叫全球红！”

“嘻！全球红还不够味，叫世界革命多好呀？”

这时，从门口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呵！潘飞！你准备好了吗？”

鲁春寒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跑到扎着两个羊角小辫的女孩子身边，诉苦似地说：“你瞧，我妈还怕我下去会受冻，硬给我……”

“这有那样稀奇的？”姑娘打断他的话说，“我妈还叫我连棉大衣也带上呢。”说着走到鲁春寒的母亲身边，有礼貌地问候说：

“伯母好！”

“小飞！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母亲爱抚地问。

“我妈正叫阿姨收拾着。我来瞧瞧春寒……”

“我说过，我改名字，不再叫鲁春寒了。”

“管你改成什么，我总要叫你——春寒哥！春寒哥！！春寒哥!!!”

望着这两个同坐一张课桌、由自己一手教大的孩子，母亲的心里充满了酸甜苦辣各种味儿。潘飞的命运好，爸爸在军队时是师政治部主任，转业后又是一个局的党委书记，文革以